穆堂初稿

穆堂初稿卷之三十一

臨川 李紱 巨來

序一

廣西通志序

地必有志所以大一統徵文獻備王會之盛而尊朝廷也其事甚難僻遠則尤難廣西在嶺以南爲跡所不至然南交之宅首見於虞書䖍山舜祠在焉通冠裳不可謂不久陳祭酒父子起蒼梧治春秋請立左氏學文章爛然江以南著述未有先於廣西者也顧其地雜猺獞獠狼土府州縣峒砦與流官相半號爲難治自秦史祿

鑿靈渠導湘灕二水始開其地戍卒旋殲漢罷朱厓至馬新息而後安唐設南服設總管頗鎮定至宋儂氏之亂邕筦以北守土卒乘城走有明藤峽之役韓襄毅稱偉績田州岑猛眾至十萬合楚粵數帥莫定起王文成於家始撫定其眾併破八排磨崖紀勳伐其難治若此故唐虞以來三四千年而文物未能擬於上國山川磅礴鬱積之氣固必待至盛之時而後開也我

國家威德之廣超越三古

世祖皇帝統一海宇

聖祖皇帝深仁厚澤六十餘年朔南暨訖三代以來所未有今

皇上聖明繼述道一風同自
國初至今垂百年廣西無枹鼓之警寅卯之亂吳耿逆命
變延南土廣西處其中傅將軍弘烈以戍卒一呼九郡
響應較滇閩首先反正則其沐浴於
聖化也深矣雍正二年余奉
簡命撫茲土宣揚
帝德與民人更始闢書院訓課諸生多士彬彬幾與鄒魯等
念山川風氣應
昌明之運光天之下蠻烟瘴雨氣銷沴息今之廣西非昔
之廣西也考文徵獻以備

王會一統之盛典將乎其不在茲乎廣西有志始於吾鄉
先達周督學孟中繼之者南海黃公佐其書並亡今存
者前巡撫定州郝公浴所移兵燹之餘粗具崖略而已
因走伻載家所藏書三千餘部延友人蒐纂以諸史為
宗政事之餘親加商榷刪立凡例山川風土沿革建置
刊正譌誤數百條鄉賢增十之五名宦增十之七藝文
增十之九稿方脫旋奉總督直隸之
命乃以校刊屬按察使廿君君以名進士起家樂觀厥成明
年有
詔命君撫廣西君為之益力比秋來告曰書成矣願序其端

因書其緣起以見山川風氣之盛待
聖明之世而後大顯益誠有時焉而非偶然也

畿輔通志序代王布政

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鄭康成以春秋周志國語鄭書釋之外史掌四方之志則以晉乘楚檮杌魯春秋釋之然則今天下各省之志爲四方之志而畿輔之志則邦國之志也周志若今順天所治鄭爲畿內諸侯鄭書則直隸八府之書也自元設行中書省天下乃有省稱明改爲布政使司至今猶稱省仍元稱也兩京自應天順天二府外並稱直隸府以京畿之近不必別設布政使而直隸於戶部也

國家龍興順治二年平定南京改應天南直隸爲江南布

政使司惟京師因明舊都故順天北直隸並沿明稱我
皇上御極倣唐設京畿採訪之意增立京畿布政仍稱直隸
而通志之稱
畿輔其來舊矣一朝之典各有制作因革以時非志不備
本朝創制顯庸度越前古足以垂憲萬世康熙二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始詔京省各修通志迨今五十餘年矣
皇帝在位之七年政治人和庶績咸熙制度考文復
詔天下各修志書直隸適當改設布政使司之後而臣某以
舊史臣承乏斯任因得從督臣之後恭承
詔旨提調一切蒐羅纂修之事蓋千載一時不易得之遭逢

也志書之體考星野沿革建置紀山川戶口風物官師鄉賢採訪詠謌文藝此四方之志所同若夫

王畿之地京邑翼翼宮闕巍峩鉅麗經塗九軌萬方會同賦馬徵車千乘萬騎郵驛分馳周乎四際衣裳之盛甲兵之雄營田水利巡方勸農設官置吏之備且重殊方異俗之儔至而輻輳典故之多見聞之富則邦國之志匪他志所敢望也自非文稱其實辭敷於事未易鋪張揚厲垂示四方臣之從事茲役實深懼焉顧念昔居史館忝爲職守所在用竭魯鈍之力必詳必慎務求上之

朝廷掌故可徵須之四方義例可則俾覽者若覩王會若

窺祕府恍然知

京國金湯之固太平有道之長山川阨塞沃野千里太倉

太府旣充旣裕禮樂明備道德一風俗同爲天下首善

爲萬年世法梯山航海之衆莫不喁喁嚮風會其有極

歸其有極以近

天子之光也則臣之微志庶少盡焉耳謹拜手稽首而颺言

於末簡云

畿輔戸口志序

賦以田科役出戸制力役之征舊矣周禮制役之法任以地之媺惡辨以國野之遠近均以歲之上下而貰則以家爲率也碩其役甚煩或於鄉或於官或於兵他若追捕守衛治城郭溝渠涂巷共牛馬車輦委輸六鄉皆然而大司徒掌稽國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至冗雜則畿輔戸役爲尤艱矣漢唐以來名稍更而實同名錯出則吏易緣爲艱自明定條鞭之法然後名簡而弊清而地媺惡國野遠近歲上下之別則後世無聞焉我

周家愛民如子恐民力不齊貧戶丁錢不能時輸乃酌盈
劑虛視地緩急稍均丁於地以紓丁困蓋天下有貧丁
無貧地役科於田則地與國野與歲之別在其中矣而
直隸猶未被其澤也雍正初元
皇上從督臣之請議攤丁役悉均於糧於是戶役之征下丁
弗擾視條鞭之法愈益簡明雖然民者天之心也戶口
之繁以徵昌運非徒制役而已周禮王拜民數聖人式
負版明初法每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
畢而藏之其重若此我
聖祖仁皇帝膺圖既久念生齒益繁

特降德音丁口編審如例而丁錢永不加增蓋數千年以來所

未有之盛事煌煌

聖典垂爲世法庶幾天下後世知戶口之重不專在力役之征

而民數之稽不可已夫作戶口志

畿輔田賦志序

昔禹則三壤成賦中邦冀州之賦獨居上上今畿輔之地古冀州之域也視堯舜所都稍徙而東然天下地氣亦自西而趨於東方元明以來建都立極垂五百年於茲矣天地變化草木蕃廡則土田稼穡可以知已禹貢稱厥田惟中中然銍秸米粟獨詳於甸服遐居以來乃飛芻輓粟以實京師畿內土田貢金而已粟米無徵焉夫豈有所私哉蓋四方之極食之者衆又根本重地儲峙宜殷也我

國家監於二代京都不改而八旗之衆從

龍而西五百里以內撥給旗地人增於昔地不加多旗民錯

處壤地參差旗地有給有退有改給有官莊王莊徵租

督負蝟攢蟻集民地有圈有補圈此而補彼東處而西

食代徵轉解間不以時呼籲猥冗戶部句稽文移之煩

直隸當天下什之四五易傳所謂天下之至賾而不可

厭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其直隸田賦之謂乎粵稽我

朝定鼎以來

祖如天之仁煦嫗覆育人民沐膏澤咏勤若既已家給人足

今上御極恩被寰宇而畿輔尤渥親王大臣經營釐理興水

利闢水田觀風勸農之使交馳於道蠲租截漕建倉積

貯民力以寬民生以裕蓋㷗㷗乎唐虞三代之風已作

田賦志

畿輔鹽法志序

食鹽民生所賴自漢以來尤關國計舊志畧而不及輦轂之近邦事所供而經制闕如非所以示天下而作之先也直隸運鹽使舊治河間長蘆故縣明洪武初置稱北平河間鹽運使後乃改稱長蘆今徙治天津而長蘆之名不改蓋長蘆在舊滄州西北四十里據二十四鹽塲之中稽察指揮呼吸可徧形勢便利故古名不可廢也考直隸鹽法唐以前與他境同宋初山後十六州陷於遼太祖推恩河朔特許通商至明法始詳備初年額設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引三百斤弘治間改小引

增爲一十八萬八百七引引一百八十八斤內帑股存積折色諸欵在焉其後僅存空名而餘鹽割沒培增其數至於戚畹中貴咸得脇制有司以要中鹽而長蘆鹽政乃大壞我

國家定鼎燕京根本重地民生日用飲食喫咻周至

國初長蘆額課正改鹽七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引課三十萬五千五百五十三兩零場豐商裕遞有增益至康熙二十四年正改鹽增至八十九萬七千五百五引課四十七萬七千八百一十兩零此其效也

今上御極首軫商困長蘆引增鹽斤不增引目其從前御史

溢增引課並從汴省於是今課止四十三萬七千九百

四十九兩零商益裕鹽益流通而民之食德愈益侈矣

用稽歷年長蘆鹽法

功令備著於篇庶

朝廷德意得有所攷焉作鹽法志

畿輔關津志序

關以阻陸津以通水梯航之所由其大者用以察非常通琛貢而懋遷往來亦因以利焉

畿輔形勝長城以備邊天津以防海關津莫有大焉者琛貢則萬國之共球所共取也懋遷則四方之貨貝所畢至也舊志以關津橋梁附見於山川毋乃輕其所當重者歟嘗試登高而望按圖以稽居庸爲九塞之一天下之名關也他若紫荊黃榆龍泉固倒馬獨石鮎魚白馬諸關皆邊防要衝而椿子黃花諸鎮古北張家青山黃崖喜峯大安諸口馬蘭白羊羅文諸峪松亭牆子太平

石門諸路皆關之屬也津於北方稍稀澗然桑乾滹沱
滏陽恒衛皆天下名川橋梁則津之屬也
聖天子常陽減省榷稅舊額懋遷之利誠非所重顧重熙累
洽憂盛而危明
聖人之至計也周之末燕築長城在秦城之前古郡凡五而
四在今畿內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天險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邱陵也關津可無志乎雍正三年
皇上新設天津水師以習海戰昨歲復令封疆大臣察修邊
牆增邊兵嚴烽堠上之風之下之從之然則險要阨塞
所在守土諸吏可無知乎用稍

京畿封內關津咸著於篇作關津志

畿輔驛站志序

驛傳所以通朝廷之政教者也天子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驛傳之爲之也其事甚重其費甚煩而尤煩且重者無若畿輔

國家因元明故都定鼎燕京東發通薊趨山海關以達

盛京北起昌平宣化由山西以達三秦又出張家口踰長城以通蒙古南下良鄉涿州分兩大岐其東南由河間以達齊魯吳越閩廣其西南由保定歷正順廣大四府逕中州以緣山陝又南歷湖南北以盡滇黔蓋海內畢路咸會歸於京師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又曰邦畿

千里惟民所止此之謂也于稽

畿輔置驛七十有四其數不及陝甘視山東西江南界相等耳然驛站餞糧天下舊額銀三百七萬七千八百兩零而

畿輔數五十萬當天下六分之一今遞有裁減天下額銀約二百一十三萬兩零而

畿輔銀猶三十七萬五千六百有零其爲六分之一如故也蓋僻遠之地每驛馬僅數十匹夫數十人其滑衝者終不能盈百而直隸諸驛夫以百計馬並以數百計因

宜政煩而難理也我

皇上深念驛務之弊不加整飭則上虧
國課下累閭閻
特設三巡察御史詰奸禁暴而外惟驛務爲專司甚哉其重
也舊志驛站不列於書今備考十府驛路詳列諸驛夫
馬錢糧定數俾統其事者得有稽考無使吏胥侵冒而
重困吾民庶號令政教四達而不悖而皇華賓貢有特
而無恐其無負
聖天子恤臣民之至意矣乎作驛站志

畿輔古蹟志序

邦國之志史之屬也網羅故事緊攻邈前成在焉碩爲時旣古傳聞異詞所可求者蹟而已矣而蹟之傳會而失實者惟北方爲甚蓋黄農以下漢唐以上帝王都會並在於北上自朝會燕饗征伐會盟下逮名公卿登臨于役與夫忠孝節義流風餘韻所漸被地大則人衆時久則事繁于旣其實嘅乎艱哉今

畿輔古幽冀二州地自軒轅始都涿鹿開帝王之統唐虞三代漸徙而西顧舜肇幽州禹治水首冀所至多車轍馬跡考古者十五國莫能先焉商封孤竹周分命召公

漢高祖避柏人世祖渡滹沱隋唐高麗之師咸在於是至宋畫白溝界遼天雄澶淵信使兵烽相望於數千丙內蹟其能盡稽乎元明建都去今未遠登高而望池臺木石故老道前聞更僕莫能數也舊志寥寥數簡掛一漏萬又譌舛頗多巢許箕潁遠在河南而誤指行唐天王堂明首善書院也舍昔誌今謂之古蹟可乎今頗訂其失又加增焉抑猶存千佰於什一耳作古蹟志

畿輔選舉志序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惟漢最爲近古然漢初所舉意稱明德者無聞孝武時丞相綰言所舉士多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亂國政請俱罷奏可元光元年舉賢良廣川董仲舒對策請令列侯郡守二千石歲貢二人且以觀大臣之能帝覽其策三試皆異之遂擢爲江都相而下詔郡國歲舉孝廉各二人後世舉士之制雖屢更然稱舉士恒稱以孝廉所舉士賢且良二千餘年亦莫有先仲舒者廣川今河間府景州然則論選舉於

畿輔法之胚胎人之殊尤於是乎在矣金元以來嘗爲帝

都則列國貢士所畢萃也有明兩京並建國學天下人
材皆得自舊於應天順天之試故兩京得人爲尤盛我
國家定鼎以來國學定於一於是天下人材悉萃於順天
而八旗人士並與春秋二試關以東明隸山東今亦試
於京兆蓋
聖朝龍興之盛氣咸會於此率士莫敢望焉今
上御極益崇斯典始設
恩科選增中額計偕之士策備遣官而犒勞之闈中別給袍
衣遣大臣視食飲皆古所未聞也其他
殊恩猶不勝紀多士徘徊嶉潸賓備遊望北闕有不感而思

脊者乎人材治國之本也稽自漢詔科以來並著於篇

後之覽者俯仰今昔知作人之盛至

昭代而極而尤莫盛於

畿輔云作選舉志

畿輔職官志序

周官六典止詳於王畿蓋邦國建官視王畿畧同而特以爻殺焉者也秦變封建爲郡縣然後京朝官別於外郡至於畿輔親民之吏名位亦多不同數千年以來悉仍郡縣之制漢畿輔官置京兆扶風馮翊三輔都尉與十三部刺史殊稱唐京師置京兆尹西都東都北都牧各一人與十五道節度觀察安撫諸使異宋京尹同唐其東京若西南北三京並置留守諸軍州帥守不得比焉今

畿輔地自宋以前與天下郡國同有元建都官制始異各

道置行中書省略昉京朝官而京師特置燕京留守以治民事其永平等七路總管與各行省同明初分天下爲十四布政司自永樂遷都北平始改稱北京府稱順天與應天同官曰尹曰丞列在京卿不儕於知府既裁北平布政司其所屬諸府改曰直隸府與南直隸同直隸府云者不隸於布政司而直隸於戸部者也既裁布政司因併省按察司别設守巡二道員分統順天及直隸諸府錢穀刑名事凡守道爲布政使佐貳曰叅政曰叅議巡道爲按察使佐貳曰副使曰僉事直隸諸府既裁布按二司於是諸道員並假山東西河南布按爲名

明制然也我

國家因元明之舊官制從同

今上御極特昉唐人京畿採訪遺意置布按二司又增設河道總督改四道員專制河務置勸農之使務農重穀巡察御史亦置三員首善之地四方之表

聖意深遠職官詳備又度越元明舊制矣夫有司賢否政事所由以舉廢也稽諸史册澂斯土者統轄大員並著於篇知人論世不無少助云作職官志

畿輔人物志序

天道四德流行於四時亦分見於四方今
畿輔處天地東北蓋貞元之會也依古以來每文明運啟
或草昧雲雷剛柔始交綱造轉移之任幽冀所產人材
爲獨多豈非地氣使然也耶上古結繩之治始易爲書
契由蒼頡氏至秦王次仲變今文並幽州產古聖賢下
逮儒碩承先啟後若商周之際夷齊本孤竹君子箕子
王朝鮮並今永平地秦漢之間經學不絕如綫然毛萇
韓嬰貫公瑕邱江公二戴諸儒並燕趙人若荀持周衰
洎光漢始金元之際有劉因

國初有孫奇逢並關於道統甚難其間出也至於五百年
之運名世佐命則漢陳平隋高熲唐魏徵宋趙普曹彬
元劉秉中史天澤張宏範之徒並在於是邦貞元之盛
不誣也哉舊志人物細目別爲聖賢勳節智謀德望理
學經學文章等名頗嫌支蔓其位置亦多未安今咨昉
史例凡名世之士止稱人物列傳惟一節之美若忠烈
孝義隱逸列女方術仍別著焉作人物志

畿輔藝文志序

志之有藝文也所以紀其地之山川風物與夫郡邑之城池學校廨舍亭驛之廢興名宦鄉賢之遺蹟以助諸志所未及而非有取於其地之人所爲之文章一一而登載之也

畿輔都會肇自皇古遼建爲京又歷數朝逾五百餘歲其詩歌古文辭若碑銘記敘之作所以流連其山川風物紀述其郡邑官師所營建諷詠其名賢過化之蹟者拔其尤連篇累牘却車不勝載矣其他豈所暇及也哉舊志疎於體例取畿輔人物所爲詩文無關於土物者並

峰迹入之董子策徐樂書劉靜修經說楊椒山孫高陽奏牘誠名篇入諸人本傳可也於志幾補之藝文何取乎廣平九子之詩容城三賢之集可勝載乎今取舊志所登詩文無關於斯土者悉汰而去之其有關者略加採補搜羅未備百登一二雖修洽聞庶異於舊志之冗雜失例焉耳至於志藝文者例及於古先帝王詔誥之作舊志列

本朝

祖宗御製於前郊畿之近

王言所及爲多帛璽帝典煥乎文章洵非他志所能有也然

登載未備無以極臣民敬瞻之悃廣率由之路今自
太宗文皇帝祭金二陵文以下較舊志增三之二而歷代帝王
詔誥勅諭之篇附列於後共爲帝製二卷其公卿士大
夫詩筆別以類編作藝文志

廬陵沿革表序

自有熊畫地九野辨䡏十有二州禹復敷土爲九分併沿革由來尙矣匪以求異時勢實使然也廬陵立縣肇自有秦漢升爲郡隋唐以來升降不一卒復其舊上下紛如非表而出之山川人物將屬何所憑乎哉顧前有作者因譌襲舛徵閱弗詳又乖其體裂如治絲而棼之其弊滋甚顏師古云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競爲新異妄有穿鑿後之學者曾不考其謬論莫能尋其根本余讀舊志一邑之中蓋亦不勝三歎焉因備考歷史地理郡國諸志正以所聞爲沿革表

廬陵官師表序

職官代異勢不可稽其職是矣而名則否逆而溯之所司安在茫如也周官周禮列在經籍後世既已變通其說而其書彌顯蓋其垂已孟堅作百官表蔚宗作百官志後世遞相祖述而職官始詳於史廬陵邑耳其後升降既殊官亦屢異秦制大邑有令其次有長丞尉則從同令長無所不統丞佐治尉典兵漢頗因之既升為郡則有太守秩二千石仍立丞尉郡丞秩二百石尉秩比二百石晉制郡守加將軍丞如故去尉設從事南宋併去丞設長史內史齊梁陳因之隋以後廬陵復為縣有

令有丞有簿有尉有縣正唐地理志列縣爲赤次赤畿次畿望緊上中下九等設官多寡視縣高下分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盧陵於唐爲緊縣設官屬中制令丞簿尉博士助教各一人官師備矣宋從同元增達魯花赤掌印務易令爲尹掌判署事有明復古令稱知縣事率以進士居之科道之選於是焉出

國朝悉纘舊服與治道同三百年以來損益因革至今而備矣宋時令丞或題名廳壁記之蓋因其名以論其世考其時民生之苦樂風俗之淳漓則官與師賢否無所於遁庶幾有所慕而爲有所畏而不爲其亦表之義乎

舊書志而不表殊若散漫今悉更定之爲官師表

廬陵天文志序

天包乎地二氣相通吉凶禨祥咎應桴鼓象顯而理著周禮保章覯變於天志五物以詔救政故天文五行歷史書志恒首重焉志地而不詳天失其端矣或疑一邑之地上下感召無幾強而合之或失則誣非也雷煥見斗牛間紫氣知有寶劍在豐城掘而得之一劍之氣衝灼猶爾況百里之封人民社稷攻精多用物弘勢相干百哉顧天道幽遠推步維艱非授據精確則附會荒忽雖日以誣非過矣廬陵舊志謂十二次分屬星紀二十八舍兼入南斗牽牛婺女引左氏春秋昭三十二年吳

伐越杜註爲註按是年歲在星紀史墨曰越得歲而吳
伐之必受其凶是星紀爲越分不爲吳分矣杜註從賈
逵之說以爲吳越皆星紀之分特吳先用兵故受殃孔
疏因之予竊以爲不然鄭康成云斗牛皆屬星紀斗主
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此說是也
晉志辨揚州九郡躔次豫章入斗十度而九江入斗一
度廬江入斗六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
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
六度以爲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
皆云然未有謂豫章併入牛女者若如孔疏謂吳越同

分不言於次之內更復分星則星紀所至凡六七千里
都無界分何從推測其亦疏而不精矣且使果如賈孔
之說則史墨當云吳越同得歲而吳用兵必受其凶不
當獨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也今考星紀度數
帝王世紀起斗十一度至女七度蔡邕起斗六度至女
二度皆得二十九度費直起斗十度至女五度唐書起
斗九度至女四度晉志起斗十二度至女七度元郭守
敬起斗三度至女二度得三十二度今法起斗四度至
女二度得三十度獨皇甫謐起斗一度至女七度得三
十九度則數溢不可憑以十二次分三百六十五度大

約三十度有奇而當一次不宜星紀所占獨廣至於斯極也以地準天約二百里有奇而當一度廬陵雖劇豫章去那四百里有奇豫章入斗十度則廬陵又差二度近二度則斗八度也遠二度則斗十二度也從今法與蔡邕郭守敬之說則廬陵入星紀無疑若廬陵入斗八度又審以漢晉志及裴直之法則幾入析木之津矣今分十二次則直以爲析木星紀之交分二十八舍則雖不敢定爲何度要其入斗而不及牛女則斷然而無疑也宋史云月食在斗吳分有兵又日月食在女越分飢吳越對舉皆自分時言之舊志既引劉向之言謂吳地斗

之分野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矣又曰廬陵故吳故越
遂併牛女入之意謂越併吳廬陵爲越有也然則楚併
越廬陵又爲楚有矣亦將併楚分星而入之乎辨之以
俟明於天之道者

盧陵封贈志序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極則也以孝養豈必盡以祿養乎顧子輿氏有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自天子至於庶人顯親之情何以異哉先王推上祀之恩使士大夫祭法得用生者之祿後世廣追王之意使士大夫祖父得從子孫之封凡以慰仁人孝子之心而又以鼓厲天下爲人祖父者勇力於教誨其子若孫家無不率之子郎國無不良之士古昔盛王以孝治天下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歸之乎此也而其義莫著於盧陵昔歐陽文忠之表瀧

罔之阡也歷叙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詞繁而不殺且月
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足以表見於後
世而庇頼其子孫蓋廬陵先達之論如此吾攷舊書所
載自宋以來推恩自出代不一人中間如祟公槩者誠
尠而要本於孝治之意不得畧也爲叙列於左以爲爲
人祖父爲人子孫者勸焉

廬陵任子志序

古者士世祿不世官非必盡屏貴胄不用也要歸於賢而已果賢也用之不必獨寒畯果未必賢也廢之不必獨華腴漢張安世唐李德裕皆以任子顯德裕之對武宗曰臣未嘗登第不當以進士爲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屈勉隨計登第自是家不畜文選葢薄其不根又曰公卿子弟臺閣大事不習而能斯言然哉亦猶一偏耳宋自祥符中天子以世隆平嘉與臣下同其大慶許大臣任子歲一人遂沿不改至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而一家兄弟子孫京官多至二十人者汎

濫至此極而當時名臣由此者無聞范仲淹始請自今兩府遇國大慶許任一子餘不得陳乞其非時賜為特恩不為比以云挾也廬陵止一邑又自南唐以前缺不可攷顧吾覩陳喬歐陽棐暨胡氏兄弟析薪負荷無廢前人其亦未可少歟輒復依據舊書列其名次使貴胄者覽觀得有所興起云

餘慶縣志序

自結繩易爲書契然後百官治萬民察記載日以繁國有史家有乘而釋地者尤詳若書陳禹貢詩采國風周禮記職方皆是物也是故有天下者志天下其次若司府州縣莫不有志山川土地民人之籍禮樂兵農之制庠序學校飲射讀法之方以治以教於是焉考使人生今世而知往古不出戶而知天下蓋聖人之功於是爲大而記載之不可以已也然吾視天下郡國之志或廹於

功令勉強而爲之若州與縣則往往有搁闕數千百年而

求特有成書者雖通都大邑猶然其小者闕畧尤甚豈
皆一無足志耶抑乃司是土者有其才而無其志有其
志而無其才故玩廢至於此歟縣官之制古或稱尹稱
令若長有明易為知縣其自署者曰某知縣事今司是土
而顧使一邑中山川土田人民之籍禮樂兵農之制庠
序學校飲射讀法之方孰沿而孰革孰利而孰弊茫乎
莫考猶泰然曰我知縣事也得不啞然而自笑哉余泰
命典滇試歸道過黔知餘慶縣蔣君以所為縣志要於路屬
使敘為余惟餘慶雖僻爾地然自漢以來已莅於郡治
矣自元至正末定為州明萬歷中易為縣又三四百年

所其間號爲知州事縣事者無算卒莫能爲之志君獨
能任之可不謂有其志又有其才乎始余識君姑蘇徵
逐文酒間別去六七年旣余入直史館君亦用薦起校
書
內廷六年而後授官今涖茲土僅三四年乃遂能爲此書
信乎賢者之爲政異乎俗吏之爲之也彼世之泰然自
以爲知州事縣事而顧使州與縣之事茫乎莫考者得
是書而讀之能無惕然已耶
國家文治方隆立賢無方君行且歸承明之廬司著作之
任它日所撰述宜不止是願余反覆是編綱舉而目張

事殿而詞雅創昔時所未有既爲功于一邑爲衆人所
不爲又足以誘教天下其于治與教之所繫亦已偉矣
因敘而歸之餘慶喜爲天下爲吏者勸焉

董氏文獻志序

國有文獻家亦有之司馬氏作史記述黃帝以來至於秦漢詩書所載及春秋戰國文與獻畧備并其所可徵者反足於孔子之時乎然鑒闕逸事頗藉以粗傳至創爲世家則公卿之烈亦與帝王相亞矣後世作史者多用史記體惟世家無述大家世族乃始各爲家傳若晉陶氏桓氏是也吾撫州故多世族名德相望明嘉靖中陳明水先生與傅子弼給諫總修府志布衣黎未齋近實任編纂特昉史記作名公世家以表樂晏王曾四族而道德之尊若金谿陸氏崇仁吳氏科名之盛若臨川

蔡氏宜黃胥氏涂氏樂安董氏皆未與焉請世家元明以後稍就衰落惟董氏自宋至今六百年而科名爵位蟬聯而不絕豈誠如范宣子所謂不朽者耶叔孫氏駮世祿之說進以立德立功立言論誠高顧余思之苟非功德文章祿何由世二子之論固殊塗而同歸也董氏世有家譜至明初御史雪峯公始分內外志曰文獻類紀嘉靖中比部蓉山公列譜繫宗派輿圖文獻四目仍分內外名曰董氏家志蓋文獻之足徵未有若董氏者也今距蓉山公又二百年矣其賢裔孫共壽其章乃復續修之名曰董氏文獻志走二百里來請余爲序余披

而覽焉道德若蓉山公功業若大司寇公文章之盛見於科名則擀試省試廷試三元備焉爵位之崇則宋𥡦政明尚書皆位極人臣而臺省監寺猶無算其簪纓華膴固非他名族所能及揆以立德立功立言庶乎不朽由宋迄今比於范氏其世祿之久亦何以異哉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余既慕董氏家世之隆又嘉其壽昆季能賡續先人之業行且率族人共奮於道德文章功業以應

國家休明之運以無過前人之光則不惟誇其舊抑且樂觀其新矣

說嵩序

立言以明道也道行於天下則爲治立言又將以論治也山川游覩於道與治無與登封景公爲書乃曰說嵩何耶公生於嵩嶽之陽少而游焉凡嵩之高深險易靈秘詭怪前聞逸典可法與戒者能盡言其然求嵩之說者必於公久而苦其煩也爲書以說之間以示余屬爲之序余卒業焉而歎公之深於道與治非徒爲山川游觀已也禮稱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見百怪則祀之嵩爲名嶽列在祀典其氣益大神益靈鍾其秀爲賢人若申甫之徒生右材任藥備民人之用出水泉流爲廣川利

澤天下其所以取重者在此而昔之說嵩者不盡爾也嵩自漢元封妄傳呼萬歲之說又謂緱山為王子晉上昇處仙者多託焉至明帝立白馬寺為佛教之始少林達磨則彼所謂初祖者元魏靈后唐武后竭天下物力以奉鬼教瓊宮琳宇不可紀極家國隨以破敗論古無識或儕嵩其妖妄張皇其侈靡以為嵩重是告道而傷治莫嵩若已公據孔見周書注証王子晉天死據李膺蜀書證張道陵吞於蛇據魏明帝在位年月證達磨過葱嶺及啟擴之妄其擯斥二氏若昇大明而破羣陰至魏唐二后淫靡逸游以啟亂亡輒反覆深切言之問者

凜然若親睹其事而身受其害蓋其說之有益於道與治者如此然後知山川游覽鑿戒所繫而說之不可以已也其援据之閎博詞辨之繁麗皆粲然可喜余愳覽者目眩於彼爲序其意之所在俾世之立言者得有所沿而其他則未暇論焉

穆堂初稿卷之三十二

臨川 李紱 巨來

序二

陸子學譜序

昔朱文公與呂成公作近思錄記濂洛諸先生之言者也文公又獨爲伊雒淵源錄記諸先生之行者也言與行分而爲二觀論孟所記若有間矣孔子教人自謂無行不與孟子論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答問特其一耳慈湖楊氏簡作陸子行狀謂先生授徒卽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生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

觀而化蓋以言教不如以身教求先生之學者或分言

與行而二之豈有當哉雖然先生之教無方而學者所

從入則不可以無其方也先生之教思雖無窮而淵源

所及確乎可指目者自有其人不可得而誣也紱自早

歲即知嚮往牽於俗學玩物而喪志三十餘年矣再經

罷廢困而知反盡棄宿昔所習沉潛反復於先生之書

自立課程從事於先生所謂切己自反改過遷善者五

年於茲於先生之教粗若有見焉獨學無友不敢自信

今歲萬子字兆奉

召還朝相見之次叩其近業心同理同若同堂而共學也旣

而同事書局時相考証益著益明乃敢抄撮先生緒言

併其教思所及共爲一書名曰陸子學譜蓋兼用近思

淵源二錄之體先生之言與行略備將以藏諸名山傳

之其人俾有志於希聖者門徑可循歸宿有所不沉溺

於利慾不泛濫於章句不參錯於佛老庶幾斯道有絕

而復新之日矣乎吾與萬子既幸晚而有聞同守斯編

歲寒相勉若道聽塗說之流未嘗身習其事呫呫然動

其喙所不討也雍正壬子仲冬穆堂學人李紱書於京

邸寓舍

朱子晚年全論序

朱子與陸子之學早年異同參半中年異者少同者多至晚年則符節之相合也朱子論陸子之學陸子論朱子之學早年疑信參半中年疑者少信者多至晚年則冰炭之不相入也陸子之學自始至終確守孔子義利之辨與孟子求放心之旨而朱子早徘徊于佛老中鑽研於章句晚始求之一心故早年中年猶有異同而晚乃符節相合夫早年中年所學有異同因而所論有疑信宜矣至於晚年所學者符節相合而所論者冰炭不相入何耶蓋早年二君子未相見故學有異同而論有

疑信中年屢相見故所學漸同而論亦漸合朱子與項平甫書欲兼取兩長陸子與朱子書謂康廬之集加欵於鵞湖此其證也考康廬之集朱子年五十二歲陸子年四十三歲自是以往又十一年而陸子下世此十一年中兩先生不及再見始啟爭無極不急之辨繼附益以門人各守師說極一偏而甚之其兼學於兩家者往來傳述不得先生之意而矯枉過正如包顯道有讀書講學充塞仁義之語而朱子斂劉敬夫考索尚禮陸子頗不然之於是朱子指陸子為頓悟之禪宗而陸子指朱子為支離之俗學而實則兩先生之學皆不爾也朱

子晚年定論陸子既不及聞其說至陽明先生抄爲一
編凡三十四條中間因詞語相類而誤入中年之論者
特何叔京三書耳羅整菴摘以相辨而無知之陳建遂
肆狂詆其實晚年所論皆然雖百條不能盡也夫謂朱
子晚年譏陸子爲禪雖道聽塗說世俗科舉之士皆能
信之謂朱子晚年之論盡與陸子合則雖有意爲學而
粗涉其涯涘者亦不能無疑焉今詳考朱子大全集凡
晚年論學之書確有年月可據者得三百五十七條其
論與陸子相合而年月無可考者又幾十幾條附贅於
後共爲一編其時事出處講解經義與夫牽率應酬之作

概不採入而論學之書則片紙不遺名曰朱子晚年全論曰晚則論之定可知曰全則無所取舍以遷就他人之意庶陳建之徒無所置喙而天下之有志於學者恍然知兩先生之學之同而識所從事不終蝕於章句口耳之末或亦有小補乎夫天下之惑於朱陸異同之說也久矣欲天下人學陸子必且難之欲天下人學晚年之朱子宜無不可學朱子卽學陸子陸子固不必居其名也

朱子不惑錄序

朱子生平之學凡四變自言十六歲時在劉病翁所會僧妙喜始爲禪學十九歲應禮部試依妙喜說作文說動試官得中進士二十二歲築煉室修煉讀道書手定牧初淨稿始辛未止乙亥蓋三十歲以前專爲二氏之學者也至三十歲爲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因師事李延平先生屢以其所言爲不是始將禪學權時倚閣三十三歲再往就教於是學益純正一變至道三十五歲時延平先生卒謹守師說猶四五年故自三十一以至四十此十年中粹然儒者與林擇之何叔京等書可考

也四十歲以後始棄延平之教如與林擇之書論中和訓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之類是也專意著述欲擬孔子刪定纂修之業偏重於語言訓詁此又一變也四十六歲爲鵝湖之會陸子指其學爲支離而朱子守其說不變又六年五十二歲陸子相訪於南康軍講義利之章始有悔心覩其講義之末欲守陸子所講爲入德之方五十四歲答項平甫書自謂持守不得力當兼取陸子所長漸有向裏切己之意五十九歲與陸子論無極不合因力詆陸子之學然自六十歲以後至於終身所以爲學與所以教人者悉依陸子尊德性求放心之說故雖詆陸子而

詆浙學之務末者爲尤切其詳見答呂子約鄭子上諸人之書至終身不改此一變則朱子之定論也余既全鈔朱子五十一歲以後論學之說爲朱子晚年全論一書其論說合於陸子而年無可考者亦附見於後矣又抄其三十一歲至四十歲恪遵延平之教者別爲一卷名曰不惑錄蓋其書止於四十故借孔子爲學之次名之又是時不雜於二氏不溺於章句可謂不惑者也若無知之陳建概斥以爲早年未定之論與三十歲以前泛濫佛老之說一例棄置則名爲尊朱子實則慢朱子之尤者矣今之妄附於朱子而未嘗細讀朱子之書者

輒誤以陳建之言爲據則朱子全集當十删五六豈不謬哉朱子大全集百有十二卷又卷帙重大倍於古人能讀而卒業者吾見亦罕矣四變之說世之人未能信也敬取明李文懋公默所定朱子年譜稍加增益以附於後庶初學之士知端末無聽瑩焉

陸子年譜序

陸子年譜始剏稿於高第弟子袁正獻燮傅琴山子雲而彙緝於李恭伯子愿宋寶祐四年劉應之林刻於衡陽者也其後陸氏家祠附刻於全集之末凡集中所已見者輒加刪汰止云見前某卷以此施之著述文字可也乃楊文元簡所撰行狀之辭亦不備載則非實爲不全矣至於諸兄爲陸子淵源所自復齋並稱二陸合梭山稱三陸其行實尤未可畧今悉爲補入而文字有當載者亦附見焉明陳建等道聽塗說勦襲舊聞詆陸子爲禪學實未究觀二家之書不知朱子晚年之敎盡合

於陸子凡朱子所以致疑者特以其弟子包顯道傅子淵等過爲高論而未及盡見陸子所以爲學與所以教人之說故其所疑爲禪者皆懸空立論未嘗實有所指其實指而出之者惟輪對五劄與答胡季隨一書耳季隨書之駁出於語類門人所記容有譌舛而五劄之議則屢見於筆札所宜備識俾天下後世得公聽而並觀且亦陸子經國之大猷不可畧也他若無極之辨爲朱陸異同之始而實則兩先生可以無辨蓋非辨其理特辨其辭耳余別有論著此譜仍照原本槩括不復補入云

諸城王公年譜序

後世家傳之屬有行狀有年譜行狀亦曰行述年譜亦曰年表行狀始於六朝厥體未備唐始詳若唐書藝文志鍾越公顏魯公二狀是也年譜始於宋若歐陽文忠公黃文節公諸譜是也今世士大夫之卒子孫卒自爲行狀一通若年譜則不概見或門人故吏偶一爲之然考之古昔則年譜嘗出於子孫所撰而行狀必假手於他人如歐陽公譜本其曾孫建世所撰山谷譜亦出於其孫嵤而宋元以前子孫自撰祖父行狀者纔數篇朱忠靖公勝非兼用年表行狀表則其孫昱所爲而狀則

劉岑所撰蓋狀爲官文書之名譜特家乘之目狀以上之太常考功用請諡䘏譜則傳之子孫狀或有稱美之詞譜則編年書事而已故譜多子孫自撰而狀必假手於他人也雍正十年故左都御史諸城王公卒於家其孫按察使棠自爲公年譜二卷請余爲之序余哀老成凋喪不忍卒讀然喜按察君能復古又懼世之人不察其由來覆以創見疑爲僭也遂爲題其首簡以明按察君之意雖然都憲公嘉言懿行豈盡於是哉憶余丁酉歲典試雲南歸塗經貴陽公方爲貴州按察使聞黔士榜後無一人謁主司者公亟召詢則云故事關者有食

攸贄諸生宴故未能徃公笑曰士故多貧抑豈必盡宴
主司爲
國家求賢才而所舉賢與否茫然未識一面將何以復
命且多士膺茲盛典他日將責報禮於
上者也旣漠然於文章知己者則所以圖報者亦可知己是
不可爲訓卽出銀百三十餘兩趣令晉謁於是一日間
多士盡見兩主司此一事黔士至今以爲美談余實親
聞之而諸孤未之知亦未及記也附書於此俾後之覽
者知此譜未足以盡公云

榮溪吳氏族譜序

外大父吳公世居臨川之榮溪鄉稱篤行而無嗣子惟二女紱母

誥封太夫人則公之長女也先

誥贈侍郎公自歙來遊江西外大父館之賓塾故紱兄弟五人皆育於外大父家知榮溪事爲詳外大父强記書史熟春秋戰國傳記及兩漢唐五代故事嘗背誦三國志一字不遺家藏族譜自始祖以下支分派衍能盡舉其名紱方攜嬰嘗就問漢唐掌故并及吳氏譜牒每竹簟暑風執箑以侍外大父諄諄至夜分約十記五六嘗與

吳氏中表論其先世其明了或反不逮敘也吳自泰伯
仲雍發祥望渤海比季子之延陵以讓國克繼前烈保
世滋大故渤海之小宗又以延陵著望榮溪吳氏宗延
陵者也溯源而上若漢大司馬漢河間相祐晉廣州刺
史隱之陳車騎大將軍明澈唐太史兢並世有明德榮
溪自始祖宣上至兢凡八世而宣以辭孟蜀封爵居臨
川又三十世矣其別支出榮溪徙去者頗盛於科名而
榮溪在臨川之南山水蟠鬱與城市絕遠其讀書砥行
者多有而潛於仕進蓋遠以追季子宣公讓國辭爵之
風而非必榮溪數百年之慶獨鍾於敘之母氏也自敘

通籍官翰林編修遇
覃恩敕封母氏太安人
新天子即位雍正元年紱以左副都御史權吏部侍郎七月
實晉兵部侍郎並遇
覃恩誥封母氏太夫人其明年三月七弟繪舉於鄉九月六
弟紘成進士而大兄纘四弟紳亦同歲選入國子監此
雖席先世之所庇賴兄弟五人並生於榮溪亦安得謂
非借祥外族之助也哉今歲吳氏諸君子將重修其譜
牒寓書廣西屬紱為序紱因吳之自出而又熟悉其支
派者也其又敢以不敏辭乎昔陶靖節作孟府君傳淒

然有凱風寒泉之思敍自通籍後嘗三過棠溪祭外大父大母墓徘徊上下沙井閭童時所遊處流連不忍去而敍兄與兄子又皆壻於吳昨歲太夫人視奉外大父大母之主入吳氏小宗祠八騶導從照耀行路外氏以爲孝延款有加禮然則吳氏宗族之盛固於敍家有榮藉焉今復能修譜牒敬宗收族以尊其祖可謂知本矣本旣崇末未有不滋盛者吾見其衣纓光大又不獨以篤行承讓國辭爵之美而已也

廣昌揭氏族譜序

古之姓氏由合而之分若黃帝之子得姓十有四是也後世姓氏由分而之合若漢高祖賜婁敬項伯等以國姓北魏孝文令其大臣改從中國姓是也本合而分之則散散必原其所以同本分而合之則亂亂必辨其所以異譜牒之修所由運歟顧周禮小史之法止行於君公自晉以後士大夫始稍稍爲譜牒而姓氏之分合嘗在漢魏以前世次茫昧書策無徵欲一一考之是望遠者必欲見其形聽遠者必欲聞其聲也歐陽文忠公云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

自可見之世斯不易之論已廣昌揭氏故吾鄉望族歲辛卯兒子孝源舉於鄉同舉者百有四人揭氏得二焉日表日遂又七八年揭氏重修家譜而二子者以公車來京師屬爲序之其書稱揭氏之始一出楚司揭氏一出漢陽信侯一出漢安道侯又稱唐有諱鎭者持節刺袁州江右諸揭本刺史公而仰溯其源於安道余攷陽信以揭名者也漢功臣表書安道侯揭陽定楚臣有司揭拘下屬陽上屬司蓋皆覆姓此揭姓所自出非揭姓所自始也若袁州刺史公詳於通志誠爲可信而豫章之揭祖積廣昌之揭祖璵歐陽圭齋推其訓名斷爲鎭

作此說似矣然以字命名多從其指事偏旁若日月水火草木之類未有以其諧聲爲類者瑱古同鎮王鎮圭周禮作瑱圭稹與鎮惟上去微異唐尤諱嫌名必不爲爾意豐城廣昌俱出袁州刺史公特其始來有諸子若孫以耳目相授因譌其偏旁焉耳此雖微有參差而世次可逆推而得歐陽公所謂可見之世其在斯乎且夫古之始爲姓氏譜牒將以尊祖敬宗而收族辨本支序昭穆篤親愛明婚姻成禮讓其爲意也深其爲教也詳豈直加後世尚門第甄別流品已哉如以門第而已豈城若文安公廣昌若少司馬公皆足以表見於後世詳

其所可知闕其所不可知篤近而舉遠其亦可矣吾臨
揭氏亦祖文安公者然孟同先生標風流於前蒿庵先
生振節義於後其族姓不甚繁要不失爲名家今二子
者歸與族人交勉使文章如文安勛業如司馬其爲光
於譜牒也大矣他何過求焉

湖山許氏族譜序

家譜者史之別也昔天子建德因生賜姓周禮小史奠繫世辨昭穆其法舊矣晉摯虞始作族姓昭穆記後魏尤重門第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之等隋書經籍志譜系篇諸州姓譜凡八而江右得其四洪州諸姓譜九卷吉州諸姓譜八卷江州諸姓譜十一卷袁州諸姓譜八卷何獨詳於江右耶吾鄉風俗醇古族必聚居自始基之祖下逮子孫恒數十世歷千年不去其鄉多或至千家數千家子孫繁若不可紀然昭穆秩然不亂則敬宗收族之誼講之有素故譜牒之修自晉魏以來獨

盛於天下也湖山許氏自其始祖刺史公占籍臨川于
邵陽公忻以有宋儒者大昌其緒事詳於宋史今子孫
凡幾十世宗益大范宣子所謂不朽者其在斯歟許氏
子孫多與余爲文章交余以戊子領鄉薦許君昆垂實
以是年舉武進士余以菲材遭逢
聖明受殊知洊歷侍從而昆垂三上公車猶不第今歲會試
天下武舉余忝膺
簡命典試事昆垂又以外場格於新例不復選榜既放昆垂
不以是咎余款門來謁請序其族譜余喟然曰君之宗
族可謂能世其家者歟吾郡義門之盛首金谿陸子而

復齋先生實受知君先人邵陽公方邵陽公之之官也招復齋偕往至則興學校崇教化立濂溪祠風俗爲之丕變蓋君之先人通家在復所講求者如此固宜子孫雍睦之風久而不衰也吾嘗西至楚東遊吳越歷齊魯以達燕趙所見士大夫多輕去其鄉其聚族之盛譜牒之修皆不及吾江右況君之宗族儒者之後能世家不失其守者歟吾家始祖肇基於饒析於歙散處江左右間五十餘宗綿七八百年而昭穆不少紊蓋歙寧池太諸郡與江右壤相錯故敦宗族尚譜牒風俗亦相近也先贈公始由歙復遷江右新居播越欲講明敬宗收族

之義而未暇感君所請有慨於中遂欣然敘而歸之夫許太嶽之後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君歸與族人由譜牒之修益敦禮誼厚風俗磨礪於事業而奮發於文章郤陽公之名德將亜光焉豈特不失世守已乎

司徒陳氏族譜序

文文山跋吳氏族譜曰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尚門閥故以譜牒爲重近世此事寖廢予每爲之浩歎斯言然哉顧予猶有進譜牒之重非徒門閥相高已也禮有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譜牒修昭穆明雖歷百世詢其世次長幼秩然服盡而親不盡也譜牒不修昭穆淆不數十傳彼此廓落問其行輩茫無以應本卑也而躋於尊則亢非也本尊也而降於卑則貶亦非也情分乖離不遜不親一本之統夸於路人其宜浩歎又當何若哉且譜牒之修雖曰鉅典亦非甚萬不能舉之事也而近

世族譜至有百餘年不能修者何哉事必定於志孝思不篤則忘事必著以文文義不深則畏事必辦於貲裒斂未公不足以服人則餒坐此三病所以欲修而不果或既修而中輟也予獨以爲不然將修牒則擇一通人爲之總裁小宗房分又各擇一通字義者授以次系之法使各爲草譜一通以合於大宗而彙系爲一文不雅馴者總裁又爲是正之則譜稿可以立成而不支之畏心奮矣每一人止紀其名字行列妻子生年卒日塋地數大端而止字有常數費有常經其有傳誄碑銘願以入者聽稿成後則記字數而均攤其鋟板之直於其人

之子若孫使自授於梓人而吾無所與則人無復疑而
不公之餒志壯矣所獨難者孝思篤而不怠耳陳君某
閭鄉之望也以其所修族譜稿并舊序支如干首及先
世誥命傳記合為一冊而問序於余受而覽焉反覆咨
歎陳氏諸君子蓋深有得於尊祖敬宗之義而知所重
也陳自胡公得姓以來為天下著族而君一宗獨以司
徒名其里溯自脩司徒果仁公以來至於今簪纓繁盛
皆一本所及支脈并并未嘗一抜擾別宗通顯其視以
門閥相高妄相依附者不有間哉陳氏諸君子可謂篤
於孝思褒於義舉可以為法矣陳氏譜凡四修暨今而

五其始修者宋秉義郎某公繼修則某公也至某公又繼修之四修者未竟厥功今則君與其族人某某實首事焉義得書其名爲世之爲人子孫者勸故並著於篇